

基本書目

191603

爲文化與學科
開奮而主民步進平和

著 大 耶 捷 法



行印 庄 青 北 京

科學與文化爲和平
進步民主而奮鬥

法捷耶夫著

東北書店印行

1949

科學與文化

科學與文化爲和平民主而奮鬥

著	者	法	捷	耶	夫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發	行	者	東	北	書
印	刷	廠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	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	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五原等。

1949. 3. 初版 長 1-10 000.

科學與文化為和平、進步、民主

而鬭爭

——法捷耶夫在八月五日烏羅克勞
國際文化人保衛和平大會上的報告——

請聽我在這個講壇上首先代表蘇聯代表團向前進的波蘭知識份子——文學和藝術的活動家、學者、工程師、教師、醫生，向那些同自己的人民一起成功的建立了新民主波蘭的人們致兄弟的敬禮，同時感謝波蘭政府及其人民的殷勤款待。

只不過在三年前，在我們今天集會的這個古代波蘭城裏，蘇軍同波蘭部隊樹起了千古不朽的自由旗幟。

布累斯勞這座曾反抗直到希特勒德國覆滅的最後幾日的法西斯侵略的堡壘，現在又取得了他古代斯拉夫名字稱為烏羅克勞——自由民主波蘭的城市。這一事實不能不認為是富有象徵意味的。對於我們蘇維埃人，這個勝利和我們的友誼將永遠作為民族自豪的泉源，這是一種最純潔最純潔的，在兩個民族的歷史上從沒有過的自豪。關於這些時日的記憶，甚至那些竭力想擦掉它的人們都無法擦掉。

昨天歐洲大小國家還處在希特勒主義的魔爪之下，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解放力量——社會主

義國家蘇聯來幫助這幾百萬普通人的話，不論人民反抗力量——這些各國反抗的英雄代表就是我們今天在此地大會上所歡迎的代表們——是怎樣英勇，他們的祖國直到今天仍曾被德國法西斯奴役着的。我之所以敢於提起這個，因為這不是一句簡單的話，這是數百萬蘇聯士兵的血。

民主陣營反對反動陣營

駭人聽聞的希特勒征服世界計劃，使人民付出了怎樣難以忍受的痛苦，付出了多少犧牲和破壞，這些破壞的痕跡至今仍存留着！

希特勒德國被粉碎只不過三年時光，而我們這些學者、作家、藝術家又為戰爭販子的挑釁活動而擔憂，不得不在這裏集會。那個由於運命的飄刺在其國家的門面上裝飾以自由之神的帝國主義者（按指美國——編者註），急不及待地負起了新戰爭的陰謀者和組織者的角色。

這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他們忙着發動新的世界大戰呢？

斯大林說：「戰爭……無情的撕去那遮着各個國家、各國政府以及各個政黨真面目的種種外衣，並且使它們不戴假面目，不加渲染，而帶着所有它們的缺點和優點走上舞台。」

戰後各國一般人民都已經開始更清楚地辨別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當對合適於人時生存——不是抽象的未來，而是現在——所寄予的希望推動着千百萬普通人有所追求和行動的時候，獨佔資本家應當怎樣辦呢？斯大林說，對法西斯的戰勝是「全人類進步發展中的偉大里程碑」。的確不錯，儘管犧

性怎樣重大，戰後人民的力量一日千里地成長起來了。全世界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就是這個的證明。新民主國家的巨大成就就是這個的證明。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新民主政權，依靠着人民大眾的支持，能於最短期間實行資本主義民主所不能實行的進步民主的改革。蘇聯國民經濟、文化的恢復和發展空前迅速，羣衆生活幸福的增長，是人類進步發展過程的最鮮明的表現。

戰後各國人民在歷史上從不像現在這樣在蘇聯的榜樣上認識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超越性。他們特別看清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部威力、高尚性和道德的偉大，看清楚了斯大林五年計劃對於渴望和平、安全、自由的人類命運之決定意義。一般人民自然會從這裏面得出自己的結論。

這樣看來，帝國主義者諸公們的擔心害怕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分作兩個陣營，以蘇聯爲首的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反帝國主義的陣營，以及反民主的、反動的、帝國主義的陣營，這陣營的頭子便是美國的統治集團。

關於這兩個陣營，地圖並不能表示出任何正確的概念，因爲分界綫是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每個城和村莊內部劃定的——不論在紐約也好，在倫敦也好，在巴黎在羅馬也好，在布魯塞爾和在里約熱內盧也好。每一個陣營都有自己的綱領、自己的目的和任務。

以蘇聯爲首的民主陣營，認爲自己主要的任務是確保人類永遠的正義和平。它力求鞏固以許多體裁得來的對法西斯的勝利，開拓自由發展民主的可能性，維護大小各民族的獨立及主權。

帝國主義陣營所追求的是保護和鞏固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體系建築物，壓制人民的運動，消滅社

會主義，照着希特勒主義式樣或類似它的式樣建立反動的政權。因此，準備新的戰爭是這陣鋒刺領最
重要的一部份。

然而，這些號召進步人類不要過高評價反動力量，要更相信自己的力量，堅決而不倦地和平、
安全及民主，為大小民族間的平等關係而鬥爭的人們的呼聲，那些號召人民保護民族獨立和反對妄求
統治世界新的美國擴張主義者及其歐洲的走狗們的侵略計劃的呼聲，愈來愈自信地響徹起來了。

美國擴張主義者諸公之所以力求首先要成為各民族的憲兵，還用得着驚奇嗎？

美國出版物會極端狂妄無恥和自認不諱地談着。美國新聞一週刊在一篇標題為「美國充當全世
界警察角色」一文中說：「環境逼迫美國在建立警察管制世界任務中担任大部份工作；新的警察任
務要求美國在過去從未從事過的那種積極活動。」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美國「無須其他國的協助」就
能保證對世界的警察管制。

世界憲兵這一角色，要求在這個窺視這種角色的國內建立與其相符的制度。無怪乎早在戰爭年份
美國反動雜誌「讀者文摘」一個編輯威維特大聲疾呼：「在美國我們需要法西斯，為的它可吸收這份
子及其一套體系和哲學，並且不讓他們抬頭。」

這樣看來，給全人類帶上腳鏈，把全地球變為一個巨大的警察區，把地球上的居民變為「本家自
無聲奴隸」——這就是美國獨佔資本家及其同盟者——英、法、意帝國主義者，大小同伙，高、盧——
的目的。

在美國憲兵武器庫裏有不少他們打算用來實現其計劃的各種武器，我們指的是：在經濟援助

的幌子下奴役歐洲各國的計劃，希臘式的討伐遠征，掠奪軍事基地和反共法律，分裂職工會和討內巴（意大利內長——編者註）和朱利莫許（法國內長——編者註）的機關槍，工黨領袖的偽善演說和使勞動者破產的政策，中傷的反蘇運動和僱傭的恐懼者無恥的暗殺工人等級領袖。

反動派向進步思想的進軍在所有這些方法和武器中佔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搬上舞台的是直接的暴力。進步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活動家被迫害。居里女士當過別一直接接近自由之神的時候就被捕了。美國進步作家豪瓦爾德·費斯特、約翰·豪瓦爾德·勞桑、達爾東·特魯保及其他等人已經宣佈徒刑。美國無線電業，好萊塢的製片廠，出版業，都把進步的評論家、電影脚本家、演員清洗出去。

用威嚇收買的方法，使科學技術思想替原子武器服務。

一個被迫隱起自己真姓名的美國著名文化人寫道：「我們稱之為大資本的參謀部的那些人，拋出了所有的力量來反對我們，在兩年瘋狂的宣傳後——這種宣傳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未曾有過——美國知識份子便處在「冷酷恐怖」的威脅下了……現在在美國任何被認為危險思想的表現就判以十年的徒刑，一萬元的罰金和褫奪美國公民權……寫出與美國政府官方政策稍有出入地方的作家也受十年徒刑的威脅。這個粗野的暴力，及打算用立法手段使美國法西斯化的瘋狂企圖是反動派對於我國人民運動日益增長的力量的回答。」

不僅在美國有希特勒政策的繼承者，美國資本家的小夥計也跟着自己的主人學樣：艾德禮——貝文——摩利遜的工黨政府在英國也實行同樣的反共法律，組織同樣的「清洗」。

美國帝國主義的思想擴張政策

就像希特勒所做過的，企圖以暴力根絕前進的文化，是事情的一面。另外一方，就是實行洪水氾濫般的美國資本的思想擴張政策。

下流的、引誘觀眾墮落的美國影片充塞了美國、法國、意大利、瑞士等國電影院的銀幕。美國影片佔全世界影片租借百分之六十五，壓迫着那些依賴美國的歐洲國家的民族電影業。

美國出版物——低級的刑事小說及其他類似的玩意——形成一股河流流入歐洲書業市場。反動的出版物像『讀者文摘』、『生活』、『時代』之類雜誌以數百萬份數送到歐洲讀者眼前，這些出版物以許多語言出版，排擠着民族的雜誌。空氣中充滿了以『美國呼聲』為商標的美國擴張主義的狂妄廣告。

『特許的宗教，千篇一律的文學內容，戲劇，電影，運動新聞，看不到福尼的小說，輕浮的街頭小調』——總之從基督的學說直至肉麻的美國斯紋舞——這個現代的聖維特抽筋舞——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現在從美國所接到的東西。很快的我們將要比美國人更美國化一些。『這就是一個瑞士新聞記者對我們所講的話。這些話可以說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美國『啓蒙者』把那些掛名的科學、藝術和文學的東西灌進人們腦筋裏面的一切內容是什麼呢？

首先，這是美國獨佔資本家的世界統治宣傳，軍國主義，首先是反蘇的新帝國主義戰爭宣傳。由豪斯高非爾型的法西斯觀念論者承受來的美國式的政治地理學在美國繁榮滋長着。出版並大事宣傳像喬治·維列爾的「創作」——海外基地——這類書，這類書宣佈必須建立環繞歐洲的，包圍大西洋、地中海和亞得里亞海的，接近非洲，近東和遠東的美國軍事基地。這本書，讓我不客氣地說吧，是以作者所發明的「祈禱」作結尾的，維列爾對上帝許願要在全球實現美國掠奪者的擴張計劃。

美國出版了類似哈利桑其人的美國化世界地圖，這種異想天開的地圖。可恥得很，各式各樣的科學機關和大學，都出頭做新戰爭的宣傳者。美國耶魯大學的一學者，在題名為「絕對武器」，這一冒牌科學的集子中，號召開始進行反蘇原子戰爭。這些科學家的敗類同英國牧師戴維斯狼狽為奸，這個牧師在去年倫敦出版的「神學和原子時代」一書中，把原子彈誇獎成不是一種普通的發明，而是像「新秩序」那種「更偉大的東西」。這位「和平」牧師宣稱原子彈「消滅了假造的烏托邦這『希望』」，就是說，消滅了完善社會制度這一希望。原子彈的廣告家和類似馬里羅之流的「西歐集團」的說教者同美國的政客出身的將軍以及軍營出身的政客，正在磨拳擦掌，爲了華爾街的世界統治利益引起新的戰爭。

新戰爭的宣傳配合着人種論和人種差別論的說教，這種說教暴露了這些意識形態（姑且名之爲意識形態）的殖民掠奪和法西斯性質。

反動派對於爲自己的美好未來而開爭的人民大眾的運動，畏如洪水猛獸。所以他們的文學爲否定人的社會活動而說教，發展非社會的主張，力求剝奪人的意志。

美國作家——劇作家奧尼爾，淫穢小說家米勒爾，叛徒道斯·派索斯等，都屬於形形色色的反動文學代理人。精神的墮落鼓舞着薩爾特爾型的「新式哲學」，這種哲學想把人歸入四足動物。這些作者把人類風俗習慣中最卑污醜惡的東西同神祕主義，反對理智的浪漫競爭，以及對反理性事物的頌揚相結合起來。英國頹廢派的首領，神祕主義者和唯美主義者，以其對法西斯而著名的艾迪特白我介紹說：「我們是滿腹空如也的人們，填滿陳腐爛糊的人們。」

這些畸形兒竭力剝奪一個人理智地思索的可能性。他們是在完成那一心幻想把勞動者變為傀儡的主子的定貨。

然而，把人當作非社會性的動物，人的活動失去了任何理智的刺激，是什麼意思呢？這意思就是把野獸置諸人的位置。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學和藝術正是野性的辯護。

一個法國詩人曾高呼：「人以爲他是一種文明的動物；實際上他常常是一個食人的生蕃」。類似這些宣言，不外是從那曾希望德國青年像「年輕的野獸」的希特勒那兒襲來的。

德國的法西斯是需要野獸的。美國獨佔資本家爲了實現他們的世界統治計劃，也是需要野獸的。反動的文學家、電影脚本家、哲學家、藝術家都準備爲自己的主子而服務。他們把痴呆症患者、麻醉劑使用者，奸夫、挑撥離間者、畸形兒、奸細、惡棍送上天。這些人向獸心的生物充滿了小說的篇幅，詩集，銀幕。牠們成爲「英雄」，號召向牠們學習，建議向牠們的榜樣學習。

如果野犬學會了打字，猿猴學會使用自來水筆的話，大約牠們所創作的東西與亨利·米勒爾，艾達特，馬里羅以及薩爾特爾之輩所寫的一樣。

反動派爲了把人民大眾變爲自己的順從的工具，犯罪、墮落、獸性本能的宣傳是必需的。

在美國，不惜重資做這種宣傳，而同時却不願意拿錢辦學校，尤其爲人民設立的高等學校，這不是偶然的。我們只要指出美國人民教育的總支出僅佔全國收入的一點五這一事實就够了。與此相反，活躍在反動報紙和雜誌頁上的和搬上書籍和電影脚本上的不乾不淨玩意即從主子那兒得到大量的賞金。

偉大的列寧說過，美國帝國主義者掠奪了數百億金元。在每塊金元上都染有髒污痕跡。當你認識了現代反動作者的作品時，你在這些令人作嘔的髒污中會看見清清楚楚的金元痕跡。

列寧早在二十五年前就說過，所謂美國的一現代民主——不外是宣傳那利於資產階級宣傳的自由，而宣傳最反動的思想，黑暗主義，維護剝削者諸如此類對資產階級則最爲有利。

特別能暴露反動學者、作家、藝術家面目的，是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有一種動物式的憎恨。所有這些人，可以說都是蘇聯的雙倍憎恨者。第一，他們之所以憎恨蘇聯是因爲他們是資本家主子的手牽走狗；第二，他們之所以憎恨蘇聯，因爲在這國家中創造了和正在創造着偉大文化和道德的寶貴東西，在這國家中科學、文學、藝術是爲人民服務，因此它們是自由發展和繁榮着的。

帝國主義「文化」的代表者在寫作、繪畫、電影、音樂中，像在鍋中一樣反映着整個反動陣營的沒落、衰弱。然而對這種診斷就能高枕無憂了嗎？無論如何是不能的！

軍國主義和人種主義、性史作品、神祕主義、獸化人類等反人性的宣傳——這是反動派用來反對

進步人類的毒物，變異瓦斯。

這就是爲什麼被社會主義國家榜樣所鼓舞的、前進的、真正民主文化活動家應當團結，並且對那些斯大林所斥爲人類敗類的人們進行不調和的、積極的、實際的鬥爭。

文化工作者起來保衛和平與民主

全世界千百萬人們不願意新戰爭的恐怖，不願意法西斯的暴政和專橫。知識份子，創作勞動的人們，不願意而且沒有權利把自己的思想服從於金元的獨裁，做新戰爭宣傳者罪惡手中的武器。

光是『不願意』是不夠的——需要行動起來！

人類的運命取決於人類的本身。文化的未來是依文化工作者同那爲自由獨立而鬥爭的人民的聯繫緊密程度而定。富於活力的進步的思想對一切反動形式的積極英勇抵抗——現在一切知識份子，和平與進步的朋友的任務就是這樣。

崇拜神祕主義，宣傳悲觀主義，愚昧主義，被反動資產階級在現實面前的獸性恐懼所滲透着的思想和感情的全部體系，這一切都是與真正的知識份子——自己人民的兒子——毫無緣份的。

但是爲了把抵抗反動的黑暗力量的思想組織起來，必須團結前進思想的担当者。必需使進步知識份子的保衛和平和民主的呼聲像響鐘似的響起來。

有些學者，文學家，藝術家認爲相信他們關在自己的書室或者實驗室裏，就使他們不去過問社會生活，他們也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這是有毒的不正確的幻想。「『生活在社會中，想離社會而自由是不可能的』，——列寧說過。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發明可能被用來製造破壞的新武器，他們是不能離社會而自由的；作曲家的創作爲人民所不懂，而被肥腸肝腦的饕餮家用來享樂，他是不能離社會而自由的；新聞記者的通訊被資產階級出版業老闆爲了討好反動派而加以歪曲，他們是不能離社會而自由的；知識份子生活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服從着統治這個社會的法律和規則，他們是不能離社會而自由的。」

「文化工作者，你們同誰在一起？」高爾基當年曾對西歐的知識份子發出這樣的問題。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許多次地揭露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道主義」的非獨立性，號召文化工作者同勞動者和人民站在一道。這個偉大俄羅斯作家的形象是今天西歐前進知識份子的模範。羅曼羅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曾提出「思想的獨立性」這一幻想的口號，但是後來，他被戰後的歐洲歷史經驗教訓聰明了，寫道：「我在一九一八年所理解的，並號召保衛的思想獨立性是一棵枝極觸天的豪華的樹，但它的根子却失去了土地，它註定要毀滅的，假定不能把它移植到人類的密林中，移植到工人羣衆中——這個豐饒的土壤，這個人間的黑土地帶……」

在某些知識份子階層中，直到現在還流行一種虛偽的思想，彷彿工程師、學者在歷史的過程中能夠獨立行爲，推進人類向前。譬如，赫伯爾特·威爾斯就是這種思想的代表者。一九三四年斯大林在同威爾斯談話中肯定地證明了他的觀點的虛偽性。斯大林對威爾斯說：「技術知識份子在一定條件下能創造『奇蹟』，給人類帶來巨大利益。但它同時也能帶來巨大的損害。」

因爲教育是武器，它的效果要使它握在誰的手中，用這武器打擊誰而定……只有同工人階級

聯合起來的時候，知識份子才是強有力的。如果它去反對工人階級，它便變為烏有。」

現在各國許多進步文化活動家都信服了這一真理了。辛克萊、路易士在現代社會戰爭中長久地站在中間的立場，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宣稱：「藝術家、學者應當明瞭並且高聲聲明，他是站在暴政、殘酷、機械的服從方面呢？還是站在人民、全體人民方面呢？」

誰不願意忍受暴政和殘酷，誰就應當在人民方面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就是說站在勞動者方面。

洛蘭·卡札諾瓦在一九四七年六月法國共產黨代表大會上說得對：「……當羣衆進入運動中，最重要的文化珍品的泉源就隱藏在羣衆鬭爭的本身……當人民進入運動中，文化珍品的源頭及其發展的要素就同羣衆運動本身結合起來……」所有進步的文化工作者都明白，學者、作家、藝術家應當同人民，同全人類，同一切進步的運動聯合起來；反之，他們便面臨科學的滅亡，他們便會被趕走，再不然就是光寫主子所命令的東西。他們或者成為『象牙之塔』中的受驚害怕的居民，成為混飯吃的騙子，或者成為腳跟站穩的並且同自己的人民齊步走的人們。

不久以前的經驗明顯地證明了，文化工作者如果不同羣衆聯繫起來，是軟弱無力的。他們如果把自己的努力同人民大眾的鬭爭發生聯繫，便是強有力的了。

當希特勒在德國執政時代，有不少的學者和藝術家對法西斯是懷着滿腔厭惡，但他們不願意或者不善於對希特勒表現積極的抵抗。德國人民的民主力量沒有聯合起來，德國知識份子的民主力量沒有組織起來，沒有同人民大眾聯繫起來。於是便招致了德國發生慘禍的後果，全人類遭受慘禍的後果。同時可以引相反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在法國發生了並且成功地發展了人民戰線運

動。在團結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工作中，參加了像郎之萬和居里這樣的大科學家，像巴比塞和羅曼羅蘭這樣的大文豪。當法國政府把法蘭西出賣給法西斯侵略者的時候，法國的前進知識份子便同人民大眾聯合起來進行地下抵抗運動。在抵抗運動積極的活動家之中有優秀的作家阿拉岡、艾留阿爾、杉桑及其他諸人。前進的法國知識份子的呼聲為人民所攝取。抵抗運動加速了法國從德國佔領者解放的時刻。這是善於做些有益於自己人民的進步的法國文化工作者的不小功勞。現在法西斯集團竭力想使法國的政治生活服從於自己，反動派企圖誹謗和中傷前進的抵抗戰士不是偶然的。

紅色馬爾丁——我們高齡的而永遠年青的馬爾丁·安德爾遜·涅克斯的不為收買的純潔的聲音，在戰爭期間不斷地響亮，直到今天仍響亮着的，儘管敵人的中傷，全世界都能聽到的聲音則燃燒着多少高尚的心啊！

豪瓦爾德·費斯特的英勇和不為收買的行爲遠超出單純堅毅表現的界限。豪瓦爾德·費斯特是同當代最前進的運動相聯繫着的。

文化活動家在斯拉夫各國人民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解放運動中發生了巨大的作用。誰不知道卓絕的波蘭作家琴星在法西斯佔領期間在國內的不顧一切的鬭爭！我們都會從國外聽到優異的詩人尤里安·圖維穆的純潔而有力的聲音，由於他同人民一塊跟反動派作鬭爭，他的創作的意義，無限地增大了。捷克作家反對自己祖國的奴役者的英勇鬭爭是盡人皆知的。汪楚雷的名字永遠不會被人忘懷！全世界都珍重紀念着捷克的民族英雄，優秀的作家、政論家尤留斯·弗契克。

抵抗英雄的榜樣是說明一個有創造思想的人能够做出多少事情，如果他把自已的活動同人民大眾

的組織運動結合起來。正是在這些條件下，他的知識，他的才幹，他內心的寶藏才能對於克制反動派的力量有所幫助，才能對進步的事業有實際利益。

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國的前進知識份子為戰爭的危險而焦慮，企圖預防法西斯的侵略。但不久以前的經驗教訓我們：光是聯合前進知識份子的力量還不能有效的同反動派作鬥爭。知識份子在同人聯盟中的實際行動是必需的。文化工作者每日經常的參加民主的、人民的運動是必需的。

蘇聯是進步力量的希望和支柱

保衛文化，為和平民主而鬥爭，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任務。蘇維埃國家在其生存的三十一年之間，始終如一的做着和平和文化的保衛者，各民族獨立和自由的保衛者。蘇聯之為和平和文化而鬥爭，是決定於蘇維埃制度的性質本身的，這個制度的基礎便是有效的發展蘇聯各民族文化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高爾基寫道：『精力在蘇聯奇妙地工作着，它的數量一年年的增長着，質量也提高着，而且這個精力不斷地在全世界使與階級同血緣的精力益具蓬勃生氣……』在蘇聯，文化是真正的人民事業。

列寧說：『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這兒人民大眾這樣關心真正的文化；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這兒這個文化問題是這樣深刻和這樣貫徹到底地被提出。』

在蘇聯，文化和人民之間數世紀以來的分裂狀態被消滅了。每個普通的蘇維埃人都有份兒受教育